

临证医案笔记

李健颐著

福建省中医研究所印

1961年10月

前　　言

余稟賦薄弱，少時多病，偶感不舒服，輒作數日苦。先嚴諭余習長桑書，以自求導養之術者。余遵嚴訓，因取家藏靈樞素問暨李濱湖綱目各書讀之，時有心得，遂博求名家經方辨証諸書，专心钻研，手不釋卷。閱數年，深得古人处方用意之妙，按脈自治，積痼頓痊，而軀體充實，營衛亦固。每遇鄰居有病為之一治，十奏八效。其後遠鄉隔縣之工農漁民群眾，聞余知醫，多來求治，如遇有險異之症，延余診治，往往應手而愈，隨筆記之，積數十年之辛苦，所臨之症既多，所擬之方亦廣。其有疾已危殆，余投一二劑而若失者，為數亦不少。積案千余，年久湮沒。回憶舊社會反動階級統治時期，輕視中醫，屢次排斥摧殘，中醫前途非常失望，心煩意亂，不屑整理。

今天，黨的中醫政策偉大正確，祖國醫藥大放光芒。在我所黨支部領導的鼓勵與大力支持下，余亦老當益壯，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因將曩昔積存医案筆記，一一檢出，擇其理法方藥完備者，重新修編，分別門類，輯成一冊。但以匆忙整理，錯誤難免，望醫界同仁匡予不逮則幸甚。

李健頤

1961年10月

李健頤先生是本省一位名老中医，他早岁钻研祖国医学，行医将近五十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祖国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温病学》尤有研究，曾著有《鼠疫治疗全书》《黄帝内经知要浅注》《四诊概要》《病例论文汇集》等书。《临症医案笔记》是他最近完稿的一册平日临证经验积累，内容丰富，其中不但记有临床治癒经验，也收载了临证失败经验，为各地临床医师很好的参考书，也是中医带徒的一种良好读物。我们为了积极继承老中医学术经验，特予付印，以供各地临证参考。

福建省中医研究所

1961年10月

目 录

凡 例

第一章 瘟疫病类	(2)
痘疹門九則	(2)
霍亂門五則	(10)
鼠疫門八則	(13)
斑疹門七則	(19)
瘟疫門三則	(24)
第二章 溫病类	(27)
暑溫門六則	(27)
濕溫門四則	(30)
冬溫門三則	(33)
痢疾門四則	(35)
瘧疾門六則	(38)
第三章 心肺病类	(41)
肺熱門三則	(41)
勞傷門一則	(43)
哮喘門四則	(44)
咳嗽門五則	(46)
咳血門二則	(49)
怔忡門二則	(50)
第四章 胃腸病类	(52)
傷食門四則	(52)
呃膈門五則	(54)

吐血門二則	(57)
肿胀門四則	(58)
腹泻門四則	(60)
腸痛門二則	(63)
第五章 杂病类	(65)
癲狂門四則	(65)
眩晕門二則	(68)
痙攣門二則	(69)
头痛門四則	(70)
惊癇門四則	(73)
結胸門一則	(75)
气痛門一則	(76)
盜汗門二則	(77)
黃疸門二則	(78)
痹痛門一則	(79)
脚气門二則	(81)
疝氣門三則	(82)
癃閉門二則	(84)
淋浊門三則	(85)
便血門一則	(87)
遺溺門一則	(88)
疮瘻門一則	(88)
第六章 妇女病类	(89)
經帶門八則	(89)
崩漏門一則	(94)
胎产門四則	(95)
附医話二十則	(98)

临症医案笔记

凡例

——本笔记共分六章，计四十二门。第一章瘟疫病类，第二章温病类，第三章心肺病类，第四章胃肠病类，其他肝脾肾膀胱三焦诸病，概列入第五章杂病类，第六章妇女病类。凡小儿病，散载各案中，不另立一章。

——解放以来，政府积极防治各种疾病，解放前所流行之痘疮、鼠疫、霍乱等急性传染病已基本控制几乎绝迹。本案中有关上列诸病，皆系解放前在平潭、福清、莆田等地治疗所收集，附入以备参考。

——笔记中所载病案，有由于前医误治变为危候，而经余治癒，或无法救治而死者，一概收集，并说明误治理由，其治癒者，则详述理法方药，可为临症之一助。

——每一证候，先定其病情、症状、脉象，然后论证立方，但用药分量则视病情之轻重，斟酌处理，并说明药理作用。至立方用药，皆为常用，凡隐僻罕见者，且非本病耑药，概不采用，为避免病人购药困难及负担。

——余临症四十余年，所治奇病者，每抒笔记录藏之箧中，积稿颇多，而岁久散失者不少，今本集所选者，仅百分之四、五，皆奇重病，如轻微病，或证同治同者则舍之不录。

——本案系余临症时所笔录，每见古今医案载治癒者多，载误治或不治的病者少，不知误治或不治者更须审慎，方可作前车之鉴，故圣人有不忽于细，心慎于前，所以死亡病例亦收载之，使医家病家而知防微杜渐之戒。

——本案内容有散文体与格式体两种，系当时随症收集有不同之写法，故不再硬性修改统一。

第一章 瘟疫病类

痘 疹 門

虛 痘 誤 治

陳熙利之女，八岁，于一九二九年八月間，患天花症，初起身溫，繼則寒熱不定，肌慢神疲，面青皎白，飲食減少，時醫投以升麻葛根湯，加柴胡，蟬退，紅花，歸，地二劑。四五日，痘點隱隱不振，皮薄淡紅，陸續不齊，照原方加參，耆，服後痘猶不起，次日腹脹泄泻。痘轉灰白塌陷，悶亂寒戰，心中懊惱，亟延陳醫，診云血氣衰弱，痘毒不發，用參，耆，歸，芍，薺，桂，羊藿，蟬退，桃仁，等味。又與生豆腐，虾干燉服，延至七日。痘眼凹陷，皮薄淡白，泄泻益甚，頭溫足冷，夜半咬牙戰慄，手握成拳，忽然而瘍，余細察之始，深知該女所服各藥，皆有錯誤，考其初病身無大熱，面帶青白，顯著虛象，若用參耆飲，加參，朮，桔梗，補益之中，略佐升提解毒之法，或且不致虛虛之患，而乃以升麻葛根湯，加柴胡，蟬退，歸，地，表潤之藥，以致溏泄更盛，痘轉虛陷，其後雖加參，耆，欲補其虛，猶寸胶莫能治黃河之濁，尺水莫能灭肅邱之火。后延陳姓與補氣血藥，壯提痘漿，可謂美矣，但不宜再用開肌發泄之蟬退，散血耗氣之桃仁，與當歸，白芍，之滑潤，豆腐，虾干之清涼，是前者之誤，後者又誤。殊不知痘借血之護養，賴氣之蒸變，又靠脾之栽培，肺之呼吸，故血足則無枯燥灰黑之患，氣足則無空瘡倒塌之災，脾健則無泄泻腹脹之虞，肺旺則無隱伏不起之憂。今陳女之症，四者皆虛，當其發泻之時，在鄙意投與參苓白朮散，補脾補氣，兼升提固滯，庶無不效。然差之毫厘，謬若千里；誠可悲耶。

痘瘡熱熾得涼而癒

東痒，蕭某之妹，年二十八，素體強壯，肌肉肥胖，患天花症，

初起大热口渴，坐臥不宁，善呕体倦，至二日报点隐隐于皮肤間，旋卽紅赤稠密，形如蚊咬，繁墳成片，次日忽起脹焮肿紅錠，漸至干焦紫黑，煩燥悶亂，大便二三日不通，查其初起症状，据云：自服升麻葛根湯后；卽如此重剧，举家惶惶，急来延余，脉沉数，重按有力，系火毒太重，大便秘結，毒无出路，痘必轉密，卽与涼隔散，加白虎化斑湯，連服三剂，热卽減輕，痘苗轉潤，根脚紅澤，再与化斑合犀角地黃，加紫草，天葵，紅花，當歸，清涼活血，此是遵翁仲仁用清涼灌漿之法，服后痘果變黃，陆续收疕，唯喉中隱痛，声哑咳嗽未癒，按痘當灌漿，喉痛声哑咳嗽者，是痘出肺窍，內亦成脓，毒壅肺窄而声不清而喉痛也。今已收疕，其声当清，其痛当止，其所以声不清痛不止而兼咳嗽者，乃肺有余毒，火灼津傷故也。卽与甘露飲，加桔梗，款冬，杏仁，兜鈴，服二剂，諸恙霍然。至二十余日，痂壳尙未脫落，更見面青浮重，此因痘前服涼过多，損傷脾肺，氣血孱弱，元陽不足所致。改与茯苓導水湯，加參者，竟获收功。細揣某妹之症，設当时不知改服大涼解毒攻下之藥，而仍用升麻葛根湯，則火毒愈熾，痘轉繁密，肌肉為戰場，熱毒與升發之藥，對壘交鋒，人体之皮膚脏腑，空受其害，猶二虎相斗，而驚犬受灾，危何待焉。由此觀之，痘之一症，宜活法變通庶可矣。古云：走馬治傷寒，回头医痘疹，誠哉斯言也。

過服涼藥而痘陷

北党，吳妻，传染痘疮，身发壮热，头痛恶寒，肌慢神疲，腮紅睛赤，两颧带紫，服升麻葛根湯，加山豆根，銀花，連翹，桔梗，元參，生地等二剂。热反剧，又見气粗煩渴，睡臥不安，改延于余，时已六日，为起脹期，余先問見点时病状如何，据云发热二日，先見头項各部肤間济济簇簇如栗子状，以手摸之，薔然崇起，碍指而硬，漸遍周体，陆续起脹，或如豆大，顆粒分明，或如餅大，似由數顆夾杂而成者，痘色錠紅，根脚蔓延，中心帶紫，独面部头項腰背各处，独見丛密，热渴便秘，腥气难聞，明系內热煥盛，如不急用解毒清涼泻下药，则毒无出路，后患堪虞。費氏云：热毒壅遏，虽在冬月，亦須

白虎化斑湯，石膏非數兩不應；即與白虎，犀角地黃，四順飲等復方連服二劑，熱退痘變光潤，頂貫充滿，病已轉吉，但大便秘結，尤慮內熱未除，改用護胃承氣湯，合化斑湯下之，痘色忽變灰白凹陷，血氣澆漓，不能灌漿，次日復泻二次。喘脹悶亂，痙攣倒懸，類如蛇壳，觀其病狀，自知力窮，乃告辭而歸，竟成不治，余心中悒悒，益加研究，而后漸漸覺悟，乃知彼初起時，為大熱壅遏，毒氣熾盛，以白虎，犀角，地黃，四順等，防其熱毒猛烈，變為紫陷，服後痘轉肥滿，貫頂充榮，大便不通，正是毒氣外出，化水成脓之兆，所用之藥，已屬無誤；若是時改用調補氣血，兼帶解毒，則易于灌漿收瘡脫痂，自無后患，奈因誤會費氏非石膏不應等語，而與護胃承氣湯合化斑，致毒甚熱壅之實症，變為氣衰血弱之虛象，雖追悔已無及矣。蓋痘症初起毒在內臟，須待發熱及灌漿收瘡之後，庶得透發于皮膚之外，故痘症當灌漿時，宜服補血調氣藥品，助其成脓，脓熟收瘡，內毒纔得盡發，庶無后患，且痘症又忌利下之藥，利下過甚，則無貫漿收瘡之能力。古云：治疹宜瀉，治痘宜補，即此之謂歟。今揣其病，為毒熱壅甚，伏火实症，誤用護胃承氣湯，以致反變虛症，再誤信費氏救篇瑣言，至今思之，猶覺慄然，夫費氏救篇瑣言，是救世人不明痘之全體，偏用陳文中之辛熱者。書名救篇，其意可知，誠矣誤而知悔者，或可勉人自勵，悔而能改，亦可以得医学之进步也。

虛痘誤涼溫補得救

東澳尾，林某子，年十二，忽發熱頭痛，鼻涕嚦嚦，眼濶，兩顴間有花紋，口渴肢熱，時適天花流行，林某知為傳染痘毒，奈距街二十余里，時已迫暮，莫能赴潭，自用杭菊花，益母草，茶葉沖服，次日林某來潭詢陳某醫生，該醫專門痘科，當問症時，余亦在座，他云：小兒發熱二日，渾身溫熱，遍體有紅點如蚊咬，中心隆起，周圍紅潤，口微渴，體大熱，陳拟用升麻葛根湯，加柴，芩，石膏，知母，川連，生地，第三日林某復來云：前藥未效，熱轉劇，陳照原方加重石膏，知母，芩，連，囑照服兩劑，余聞言之下，曷勝詫異？按痘疹金鏡錄云：熱發三日，宜托里解毒，使痘易出；又云：初發熱時，禁

用苦寒，苦寒則毒反冰伏，而出愈難；今陳所投藥方，正在發熱之際，用此例禁之藥，彼何不審，余心實有不安，意欲阻之，奈因林某信仰他頗堅，忠言逆耳，亦無補于事，所以疑懷而不敢言也。隔二日，熱又不退，痘根不起，頂凹陷，色灰白，不成脓漿，悶亂不寧，神昏氣瀆，陳往診；又與白虎湯合犀角地黃湯，加芩，連，紫草茸，花粉，服後病愈重，急來邀余，投以六君湯，加茸，桂，肉蓯蓉等數劑而癒。余初意陳為老醫，必有卓見，今見治林子，初起時不知用托里解毒，而乃始終妄用苦寒，致使痘毒攻里，變為危候，誠可慨歎也。蓋痘初發，遇有熱甚者，只宜托里發散之中，加入清涼解毒之藥，不宜峻用苦寒，托里發散，則毒得外出，而熱自解，苦寒則毒反冰伏，而出愈難，考林子初起時，渾身溫熱，至二三日，遍體見有紅點如蚊咬，中心隆起，皆非險症，陳医用芩，連，膏，地，一派苦寒清涼，致使痘毒當發而不發，更有甚者，用升，葛，柴胡，一切升散之藥，以虛其表，表虛則毒氣無力發出，且升表之藥，又能助熱傷陰。古書云：升麻，葛根，如痘密汗多，毒甚里實則忌，由此觀之，林子之由誤服清涼苦寒升表之害，可無疑義。幸獲余診，改投溫補，遂得回春，真可謂絕處逢生也。

熱痘失涼毒懾

娘宮，張子，年三歲，傳染痘瘡，緣距離潭街三十餘里，路甚峻險，行人艱難，故該鄉每遇有病，多遷延數日，冀得自愈，必不得已而後來潭延醫，特至五六日始來邀余，見其神色昏憊，瞀亂氣脹，眼合鼻扇，啼哭不休，身熱如烙，睡臥不寧，痘色紫黑干枯，隱伏不起，又無根脚，如鹿之梅花點，散播遍體，腰背丛密，大便黃赤，脈大无倫，余曰：此症火甚熱極，因報點時失服清涼解毒，致熱毒莫能發出，而反伏於肾脏筋髓之內，恐難救治，余即辭歸，夜半果殞，同日有鄰兒亦患同症，發熱二日，報點如丹，漸至干焦紫黑，隱隱丛密，余與攻毒散，合白虎化斑湯，加大黃四錢，次早紫黑之點，漸變紅色，根脚稍起，熱退神清，再與降瘡活命飲，加洋參，蟬退，桔梗，梅片，麝香，雄黃等味，服後沛然起脹，肥滿光潤，照原方連服二劑，即灌

浆成脓，后改与小薑飲子而收功，余自医此儿之后，乃覺张子失服清涼之誤，誠可悲也。倘其早与清涼解毒之药，何至不救乎，古云：“治痘者必以六日之前而斟酌以用藥，則輕者可以高枕候愈，而重者亦可以起危而奏績矣”；誠哉斯語也。

虛泻痘陷補土得癒

病者：蔡玉珍，年二十岁，住涵江枫岭村。

原因：素来多病，体质虛弱，脾冷胃寒，痘发不起，延某医投豆腐，生虾，生冷物品，变为虛泻，血虛气餒，以致痘陷不能起胀。

症状：发痘二三日，播偏全身，頂尖凹陷，色白不紅，精神不振，面容蒼白，腹泻清水，一日十余次，脉微細，舌苔白滑。

診斷：痘借血以蒸长，得氣以起胀，其大泻清水，氣分大虛，面色蒼白，血液枯涸，蓋氣衰則痘不起，血枯則痘不長；此必定之理也。某医認為无毒不发痘，乃用生虾，豆腐，以毒攻毒，冀可蒸发，独不思豆腐系用石膏所制，性寒而涼，生虾暈腥有毒，氣血虛弱之体，尙属忌戒，况脾虛氣衰痘陷不起之变为虛泻之危险症乎。

疗法：宜投补脾健胃，如脾胃强健，則泻可止，泄泻既止，继以补氣血，氣血旺盛，其痘便可蒸长而成脓，即可轉危为安矣。

处方：野台參一錢五分，云茯苓三錢，漂白术二錢，怀山药五錢，苦桔梗二錢，建蓮子（去心）三錢，苏扁豆（微炒）三錢，蜜砂仁二錢，生甘草五分，当归身一錢五分，杭白芍二錢，川撫芎七分。

效果：此方服三剂，泻止痘起，再与三豆飲加怀山药，云茯苓，金銀花等，以善其后。按此法补脾胃以助痘之蒸长，即如欲木之长，当培其土之意也。

表实痘陷涼表而起胀

病者：张某，年三十岁，住平潭，新府口村。

时间：1928年，7月20日。

原因：初起誤投參耆，以致表实肤密，痘挺不起。

症狀：身发壮热，表实无汗，六七日痘发不起，但凹陷而色紫絳，头痛口渴，手足麻痹，战斗不已，脉象浮数，重按似无，动則氣急喘息，鼻扇，煩渴不安。

診斷：因早投參耆，卫分致密，气閉不疏，毛窍坚固，痘毒无由发泄，毒反攻里，上犯心脏，心主血脉，脉絡不通，郁以生热，热灼脉急，筋絡不伸，是以手足战斗麻痹，按溫毒之病，当由汗解，而痘疮之毒，亦随汗而发也，其因表实无汗，痘毒无由发泄，毒积肌肉之間，肌肉血管受毒之蒸化，痘色即变紫絳，皮肤致密，气閉不通，阻遏不出，故頂平不起，外热反甚，盖以早服參耆固表之为害也。急当发汗以开其表，則痘毒乘毛窍之疎而透出矣，继以涼血清热以治其痘，則痘得涼而毒解，得清則色可变紅艳而起胀矣。

处方：密麻黃二錢，生石膏二两，光杏仁三錢，牡丹皮二錢，赤芍藥二錢，西當归二錢，錦大黃三錢，金銀花三錢，牛蒡子三錢，北蝉退一錢五分。

二診：連服二剂，皮肤潤潤汗出，痘形圓滿，肥潤色紅，面部二三顆灌浆之痘，漸次化脓，脓色艳黃，根脚不肿，脉浮而大，口渴身热，又当清热以解毒，活血以助成脓。

处方：秦當歸一錢五分，赤芍藥三錢，川撫芎八分，生地黃五錢，牡丹皮二錢，川紅花二錢，生石膏一两，北蝉退一錢，大青叶四錢，生甘草一錢，枯黃芩一錢五分，紫背天葵二錢五分。

三診：脓色作佳，肥滿老黃，口渴咽痛，热灼阴伤，但因喉內之痘未清，再与育阴救液，兼清喉內痘毒。

三方：天麥冬四錢，北沙參三錢，金釵斛三錢，黑元參三錢，生地黃五錢，生枇杷叶四錢，淮山藥三錢，肥知母三錢，苦桔梗二錢，牛蒡子二錢，北射干二錢，生甘草一錢五分。

效果：第一方服一剂，尚未見汗，痘仍不出；再服一剂，兼服西药阿斯匹林半瓦，即見汗出，痘亦陆续高起圓滿，第二方連服三剂，改与第三剂，咽痛稍愈，痘漸結痂，再服茯苓淮山湯，以

善其后，按治痘之法，切勿固执一方，宜于审証用藥，灵活变通，庶可轉危为安，观张某之症，因早投參耆，坚固卫表，致痘不能发出，苟非愚之放胆投与麻黃，及阿斯匹林等藥，强漬汗出，开发毛窍，則皮肤填密，痘奚能出，不然迷信痘証忌汗之例，固执不悟，再投溫补之藥，必致痘毒攻里，內毒狂发，蔓延之盛，实难阻遏，其不至于毙者鮮矣，但既发汗，必至伤液，液伤咽痛，改与育阴救液，此卽先用发汗引痘而外出，继投育阴救液，先后用法不同，是在办証診治，随时灵变运用也。

痘陷夹痢得补而瘳

病者：曾龙泉妻，年三十四岁，住平潭五福庙村。

时间：一九二九年六月二日。

原因：初起发热，服发表藥，汗出太多，表气大虛，又服石膏，芩連，大黃，一派苦寒之藥，里气又虛，以致痘毒不发，而反內陷于里而下痢，表里俱虛，故痘不能蒸长起胀，而丛密如蛇皮状。

症状：身发壮热，口中微渴，心煩不寐，腰背癆痛，三四日遍体痘疹一齐涌出，丛密无逢，状如蛇皮，腹痛下痢，挟杂血水，里急后重，屡下无多，日夜三四十次，倍极狼狽。

診斷：痘疹初起，最忌汗下，前医不察其理，遂用发表攻下之藥，致使痘毒陷于腸胃卽变为痢，其挟杂血水者，亦痘毒之蒸变所致也，盖痘当报点时，需使其蒸长而起胀，今反內陷不起，变成蛇皮，是为危症，急宜扶气活血以助其蒸长起胀，庶可轉危为安。

疗法：活血則痘易起，补氣則脓易成，气血既壯，痘发必善，但純用补剂，又恐內热反熾，故佐以清热育阴，以监制其热，兼助其灌浆。此卽內外兼顾，表里并治，清补同用之法也。

处方：錦黃耆三錢，秦当归一錢五分，牡丹皮二錢，赤芍药三錢，紫草片二錢，黑元参三錢，苏党参二錢，苦桔梗二錢，生地黃四

錢，南山楂二錢，金釵斛三錢，天花粉二錢。

二診：初服一劑，精神清爽，痘勢略起二三小顆如珠，渾紅肥滿，但口渴反甚，下利益常，手指痺痛，舌心灰黑，是內毒未解，痘氣尚衰，再當補血解毒，以助起脹灌漿。

二方：金銀花三錢，當歸身一錢五分，天花粉二錢，棉黃蓍三錢，赤芍藥三錢，肥知母三錢，天麥冬三錢，懷山藥一兩，款冬花二錢，川棟子三錢，元胡索二錢，台黨參二錢。

三診：漿水滿足，漸變老黃，腹痛稍減，下利亦減，但日夜尚有二十餘次，精神疲困，食欲不振。

三方：結茯苓三錢，淮山藥一兩，山楂肉三錢，杭白芍三錢，漂白朮二錢，雞內金二錢。

效果：該方連服二劑，手腳之痘陸續結痂，諸恙俱減，惟下血水，日夜尚有二三次，腹痛未止，繼與香連丸而收功。

虛痘聲啞涼補而癒

病者：阿肯，年十五歲，住平潭五廟邊村。

時間：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原因：因其母傳染天花，服待湯藥，遂感痘毒，幸早有接種痘苗，尚屬輕症。

症狀：發熱四日，陸續報點，紅滿稀疎，頂尖高崇，脈形浮大，舌質滑潤，口渴聲啞，目赤如丹，咽喉刺痛，鼻涕便祕。

診斷：痘後五六日，當使蒸長起脹，但因素體羸弱，氣血多虛，皮膚枯滯，痘難湧起，當用涼血解毒，透表內托之劑，佐參蓍以助其起脹。

療法：用參歸補血湯加減治之。

处方：結洋參一錢，秦當歸二錢，棉黃蓍三錢，生地黃五錢，牡丹皮二錢，赤芍藥三錢，金銀花三錢，赤小豆三錢，天花粉三錢，西紅花二錢，大青葉五錢。

二診：痘已起脹，圓滿作佳，形態清爽，口不渴，咽不痛，聲音清亮，斷為順症，尤當活血補氣，以俾灌漿。

二方：冲潞党三錢，漂白术二錢，淮山药四錢，牛蒡子二錢，赤芍药二錢，天門冬三錢，牡丹皮二錢，当归身一錢，銀花露一两（匀冲），生甘草八分。

三診：浆水滿足，顴額各部陆续結痂，飲食增進，脈形和緩，宜三豆飲常服，以善其后。

处方：赤小豆三錢，黑大豆三錢，綠豆三錢，生甘草一錢，金銀花三錢，云茯苓三錢。

效果：連服三豆飲數劑而愈，痘瘡逐漸脫落，至十余日皮膚恢復正常。

霍 亂 門

霍亂液 亏 脫 汗

大府村，施某，年三十六，素体頗健，作魚商為業，于去年夏間與二三友輩合伙冰醃金鱗魚往省發售，時值省中霍亂流行，其因卸貨奔波，觸受毒氣，潛伏未發，作事如常，惟心神稍感不快，次日回梓，倏發吐泻，精神昏憊，轉筋入腹，勢殆危險，急延鄰鄉楊某醫生救治，該医素精灸術，頗有經驗，診後即灸關元，臍中，等穴數十壯，神色轉清，而吐泻更甚，楊醫見勢不佳，囑之另請他医診治，或可挽救，遂延余診，脈數洪大，兩眼常吊，鼻扇息粗，四肢厥冷，大汗淋漓，將欲虛脫，湯茶入口，遂即嘔吐而盡，余乃勉與一方，用晚蚕沙三錢，枯芩二錢，滑石一兩，干姜一錢五分，活蘆根一兩，吳茱萸二錢，（姜炒）川連二錢，半夏三錢，厚朴二錢，新竹茹二錢，黃土水二礪煎一礪，急進二劑，吐泻頓止，四肢轉熱，但口渴煩悶，身熱更甚，改用竹叶石膏湯加羚羊角五分（磨沖），金釵三錢，玉竹四錢，清熱育陰數劑而癒，觀施某之症，可謂危急之極，余投前方，效如桴鼓，真有勝于西醫用鹽水注射。或謂中医不能治急性病，吾不信也。

暑湿挾熱吐泻

觀音井，俞細弟之子，年二歲，于夏間患吐泻，十余日，潭医延

尽，皆无见效，始来邀余，鼻扇面赤，醒则啼哭不已，且不哺乳，胸腹满胀，四肢厥冷，惟头部大热，症颇垂危，阅前服诸方，或四苓汤，或藿香正气散等温燥利水之药，余躊躇间，实难主决，若再用利水，则津液愈伤，若取用生津润燥，则胀泻必甚，势居两难，再验舌苔燥黄滑润，所下之粪如金黄带青色，故知其为暑温夹热作泻之症，醒则啼哭不已者，为内热鼓动也，其口眼不闭，鼻扇面赤者，为胃火上升，肺气不舒也，遂用猪苓汤，加鲜蘆根，竹茹，麦冬，元参，玉竹，芩，连，连服二剂，吐泻均愈，四肢温和，头部热减，惟腹胀未消，继用薏苡竹叶散，加芩连，枳，朴，蘆根等，服二剂；诸症尽却，按此症可治之处，在于舌苔滑润，口不大渴，眼无直视也。夫口不渴，为津液未竭，眼无直视，为肝气未绝，更可喜者，舌苔滑润，滑润是津液尚存一线，若燥黄而无滑润，且带干枯大渴者，则为阴液内竭，元阳外散，纵有灵丹亦难治也。

醫亂誤用利湿

甲寅夏間，徐某子六岁，其因敦爱过甚，喂养厚缓，暗受阴暑，一日饭后，忽腹痛吐利，延警察署員診治，投以四逆湯，加薏米，滑石，泽舍，霍香，車前等，服三剂，病益剧，舌赤如赭，身热似焚；声哑耳聋，胸痞煩燥，夜啼不寐，神色屡昏，改延陈医，与四苓湯加扁豆，木通，吐泻更甚，四肢厥逆，轉筋入腹，又来迎余診視，脉細如絲，忽跳忽止，热更猖獗，大渴引飲，略进湯飲，即傾吐一空，大汗如雨，齿唇枯焦，显系暑热伤阴，誤服利水，重伤真阴，阳极火灼，津干液枯所致也，症延至今，已入膏肓，恐难为力，即辞而归，徐某再三挽悬，情极难忍，姑拟致和湯，加清暑养阴之药，以冀万幸，服后吐乃止，惟泻不减，再延复診，余曰：病虽减，內脏已敗，厥疾难瘳，不足为喜，翌夜竟捐館謝矣。观此症由暑热伤阴，阴火烧腸，如涸轍之鲋，难待西江之水，倘斯时急投清暑养阴，则液回腸潤，胃气滑动，消化不碍，即可拭目待愈，何至不救乎，而乃不明病因，徒抱利水燥湿药品，以致津液愈伤，液伤腸敗，毒发胃絕，夫胃为人身生原之本，胃腸发炎，脏腑遂为痿敗，此亦自然之理也，考热

极伤阴，救阴之法，犹恐不逮，况再以利水伤阴之燥剂，重伤真阴，犹之二斧伐一枯树，豈不敗哉。王孟英霍乱論，有用竹叶石膏湯，生脉散，致和湯各案，均系清热育阴之法，其功最著，此理明显，为医者应宜深究也。

寒热相杂霍乱

病者：张某，年三十八岁，平潭籍，漁业，住大府村。

时间：一九三一年六月二日。

原因：六月間运魚貨往閩銷售，时适疫癟盛行，驟触其氣，由口鼻而入中道，清浊混淆，乱于胃腸。

症状：大吐大泻，揮霍潦亂，脉伏肌冷，大汗淋漓，手撓轉筋，煩燥口渴，氣急喘促，形容陡然削瘦。

診斷：毒氣傳于脾胃，脾傷胃損，體內之水分為之外溢，榮衛之氣血為之枯竭，水涸血干，氣機閉塞，故脉伏肌冷，大汗口渴，諸症丛生，危險堪虞。

疗法：急救回阳，育阴扶正，兼以补助血中之水分，背城一戰，以冀获功。

处方：川黃連一錢五分，枯黃芩二錢，炮吳萸一錢五分，北干姜一錢，佩蘭叶一錢五分，活蘆根五錢，陳半夏二錢，建澤泻三錢，川朴花二錢，晚蚕沙三錢，新竹茹三錢，黃土漿合水煎，計服三劑。

二診：吐泻煩燥均減，忽變大熱大渴，再與救陰清熱法。

二方：淡竹叶三錢，生石膏二兩五錢，南沙參三錢，大麥冬三錢，蘇玉竹三錢，陳半夏三錢，建澤泻三錢，川石斛二錢，新竹茹二錢，活蘆根一兩。

效果：第一方服三劑，第二方服二劑，竟獲痊癒。

寒疫吐泻

病者：孙某儿，年三岁，住平潭新府街。

时间：一九三一年，十月，五日。